八編類纂

入編類纂卷之一百九

左編

地類

治河大要總考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爲十則頓損又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或曰茲論固然然又當因勢否則宋人回河之患可鑒已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塡而廢壞閘座

衍及汴上隄防果汎害豈小耶前此張秋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玆數百里之淤可鑑已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喩眞名言也故　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于北岸築堤捲埽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淺狹引河之議或以慮此然　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爾蓋勞費正藝而限以斗門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

運易于節制之為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
水之入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
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
自新集至浮橋一百六十餘里不知該幾百萬銀錢
糧無處且夫取資黃河不過為濟二洪之險今于二
洪無礙即其非徙害其地方不在河道似不必更興
不急之工是黃河舊河不必議也自臨清而非徐州
而南悉資衛淮諸水惟徐州至臨清一帶閘河則藉
山東泉水然與黃河相近故多衝決之患弘治以前
決在河南正德以後決在徐沛查自嘉靖四十五年

之間沛縣被決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之甚者蓋緣沛縣舊河積沙爲岓而其東昭陽湖地勢卑窪黃水乘虛就下自西奔入昭陽湖必先橫截舊河而始抵于湖水過沙亭不數年必一淤者勢固然也自築馬家橋隄成而沛縣之流遂斷沛縣斷流而秦溝濁河之勢日盛即今徐沛一望盡是高地

六漕治法

自潞河順天津爲白漕不宜治自天津逆臨清爲衛漕不必治自臨清逆南旺又自南旺順出茶城爲閘漕宜少治自茶城順流睢陽爲河漕宜數治自睢陽

踰高寶運瓜儀爲河漕宜亟治自瓜州渡長江入京口以入于杭爲浙漕宜間治夫白漕從密雲而南下霽十日則平沙彌河雨一日則泛運辛急則撓舟又急則直易舟再其節短不病運故其法治之以不宜治也衛漕渠甚斂而流甚深渠斂則流專流深則渠利故其法治之以不必治也閘漕強半藉汶萬曆前汶乘勢東而下于青海即西注者微西注微則不能七灌北三灌南二百年春夏水竭往往閘漕不能續數里之流萬曆以後坎河既灘乃驅汶全流于春夏之交閘道遂溢直時啓閉耳故其法治之以少治也

河漕有源之水也宗隄約之以專其流隨流堤之以若其性運畢則修以清漕漕畢則消以待運故其法治之以數治也湖漕無源之水也夏秋多雨則脹閼而決隄冬春多旱則涸竭而膠舟脹之則不可涸之又不可故其法治之以亟治也浙漕治或在潤或在常或在姑蘇或在崇德直踰年一深通之耳故其法以間治也若孟津而下河運之崑崙也運所不經若勿治可也然修身者能不修崑崙乎法反宜急治裏江而下江運之頭顱也運所必經若急治可也然藥病者能先藥頭顱乎法反宜勿治夫理餉道者其猶

理氣血乎閘漕漸漕。患在氣血之不足。宜補之使贏衛漕河漕患氣血之有餘。宜瀉之使縮

平水

曰減水閘閘牐也甃石實砌立水掣曰平水礓礓達也礓加圈如橋曰斗門斗小也楊太僕最畢湖東纔得其意未悉其制何也啓閉由金門木牐資弊端實礓一成不易均之洩水利害頓殊也王端毅公恕造減水二十四閘夫豈無利于國不便于民顧創造于前陳水部毓賢柱史戴公金王公鼎聞人公銓抑豈無見

名田

鄧艾墾淮陽荒廢爲屯築塘灌溉幾成陸海王介甫議墾大湖後人開白茅港輸海遂成蘇松之富虞集議瀕海沃壤募浙人種稻至朊朊始墾直沽遺海戶之饒

治河總論

蓋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南則鳳陽淮泗之間　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甚繫

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
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
又防其爲　陵寢之患目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
之甚者使漢人復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今徐房
之間河既横決或者徒見天變方甚以爲其道必不
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于邳獨不知
河之入徐東之以徐吕二洪而當兩涯之險此天之
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于決況去
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漫流以通道勢之必不
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爲新安淤而徐房決

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流之輸而建瓴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闢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津至于大伾折為二渠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險而就平地則分之而為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為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　明興九河之迹既遠然其始

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滎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淮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是其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爲二、或合爲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也、愚嘗觀　明興以來河凡數決矣、洪武間決魚臺、其後魚臺塞而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入閘、開渠二十

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亳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驚　陵寢于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漕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雞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横亙而遏之不容入渦所以爲漕計而

護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數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趙皮寨道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彼其力既分則可以漸制既不至爲陵寢患而漕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說也然禹導九河自碣石北入于海及隋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

故余闕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宜以一淮為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開淮之安東其淤略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即達于海則河益激而淮益不能容其于新安之淤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併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矣

治河總論

治河亦未有定策也其在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賈讓所謂

從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夫興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謂之費惟顧惜而功不成則其所用乃所謂費也

泇河

泇口河從馬家橋入微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于利國監經蝎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難焉微山諸湖水中不可隄一也梁城侯家灣葛墟嶺皆數十也頑石不可鑿二也礓石水中隨撤隨合金火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

下相等避徐吕二洪險啇墟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泇河即不治徐邳河猶可萬一泇河成歲治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巳甚乎五也計鑿良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年之費况未必成六也

漕運考

程頥曰禹貢冀州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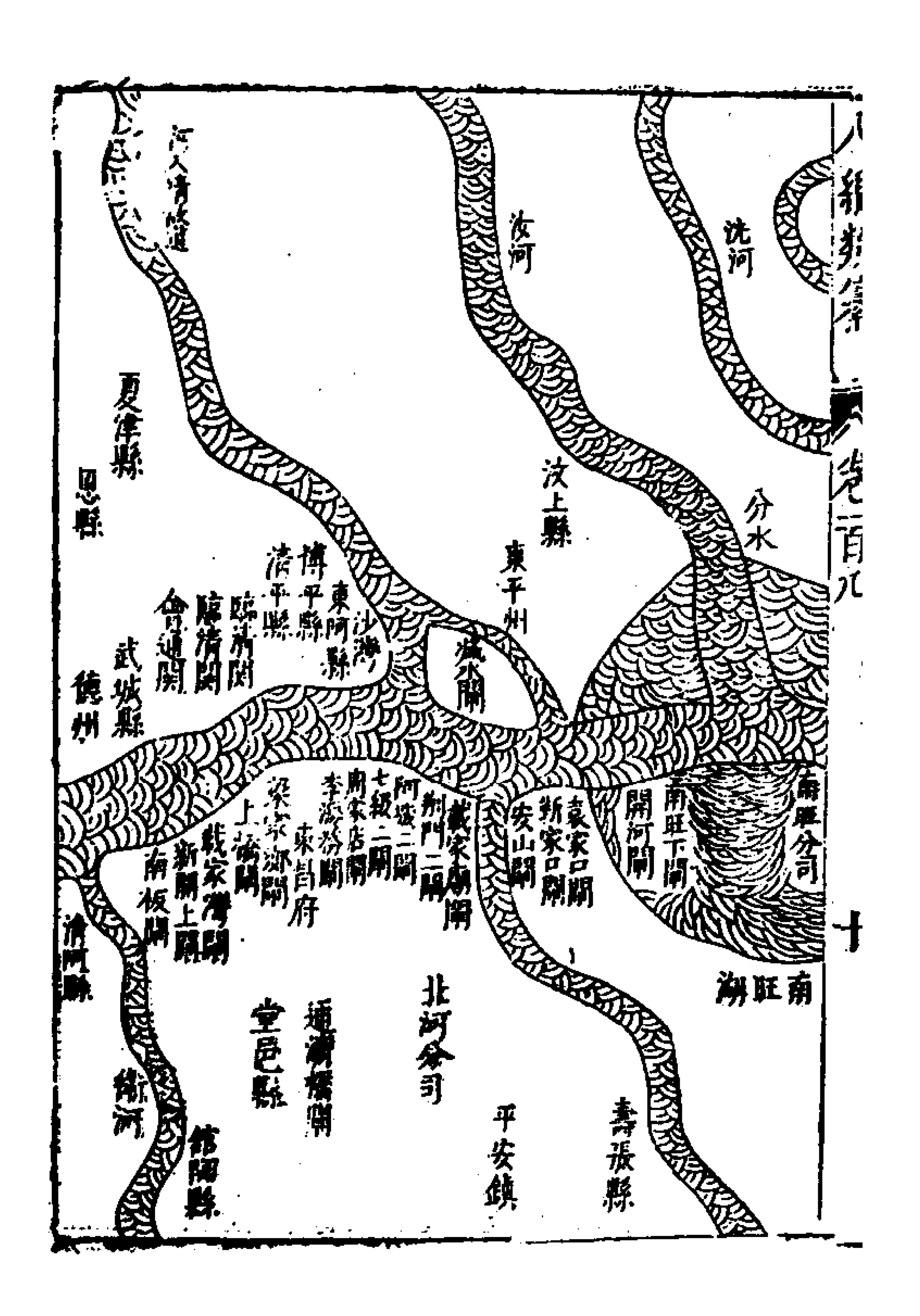
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毎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爲

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閘至新莊一帶是也　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宋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至淮陰故道于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于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高郵之湖南起杭家觜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

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牐　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甎永樂十九年加以甎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樁實以甎土

泉河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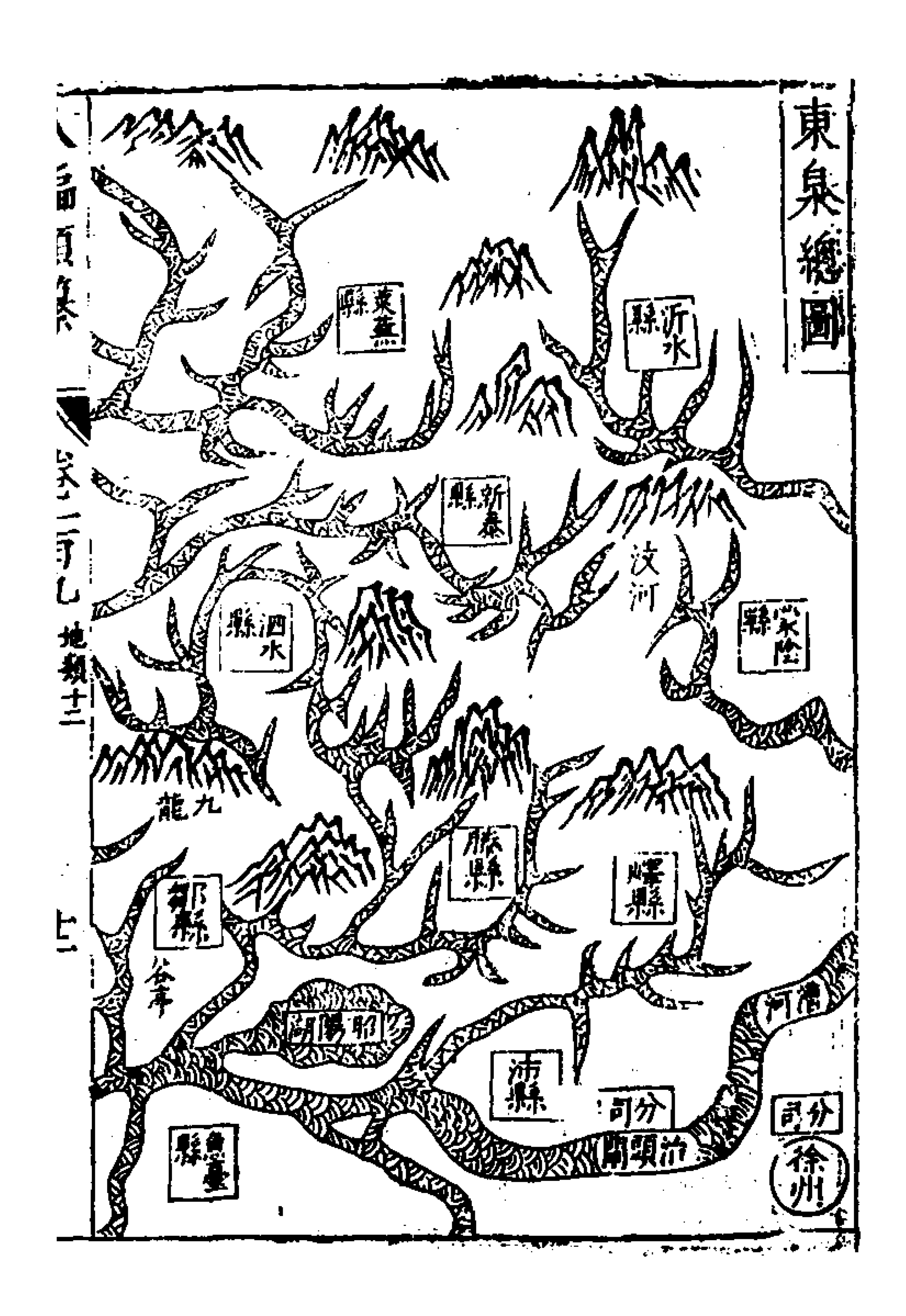
白馬河等泉
清河
宮村閘
吳泰閘
泗水故道
三角灣泉
馬陵泉
託基泉
蘆溝泉
黃良泉
港里
在城閘
天井閘
濟寧州
趙村閘
石佛閘
新店閘
新閘
仲家淺閘
師家莊閘
魯橋閘
棗林閘
朝陽閘
下新閘
中新閘
上新閘
濟陽橋
寺前鋪閘
南旺上閘
永通閘
孟陽泊閘
八里灣閘
谷亭閘
廣運閘
魚臺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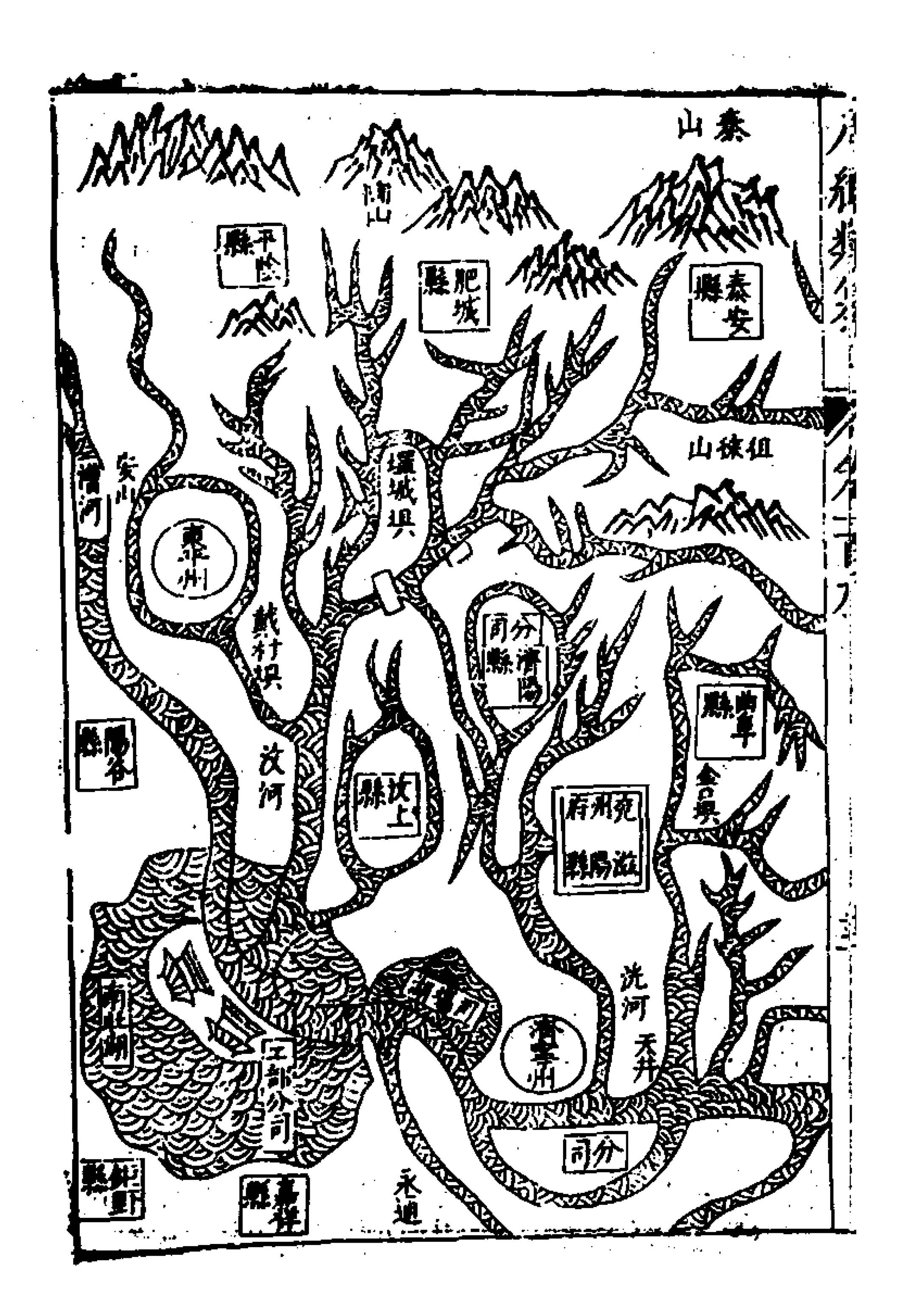

河入清故道
汶河
洸河
夏津縣
恩縣
汶上縣
分水
東平州
博平縣
清平縣
東阿縣
沙灣
臨清州
臨清閘
會通閘
武城縣
德州
減水閘
南旺分司
開河閘
南旺下閘
袁家口閘
新家口閘
安山閘
戴家廟閘
荊門二閘
阿城二閘
七級二閘
周家店閘
李海務閘
梁家鄉閘
東昌府
上橋閘
戴家灣閘
新開上閘
南板閘
清河縣
南旺湖
北河分司
通濟橋閘
堂邑縣
平安鎮
壽張縣
衛河
館陶縣

濟青兗三府諸泉總考

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爲漕河之利者不過三府十八州縣二百四十四泉也大派有五三汶爭趨勢如飛瀉出萊蕪新泰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流者曰分水派泗沂西下夾魯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寧陽會汶與洸（係寧城所分汶水）以入元人所謂會源閘者曰天井派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諸泉通乎堽里黃良而下各入漕渠其濟魯橋一也則曰魯橋派鄒滕嶧魚之流及昭陽湖分入沙河八泉入上沽頭統與沙河相

近者也則曰沙河派沂水蒙陰及嶧縣許池泉會沂汶二河而下徑入古邳與黃河入淮曰邳州派


東泉總圖
萊蕪縣
沂水縣
新泰縣
汶河
泗水縣
蒙陰縣
九龍
滕縣
嶧縣
鄒縣
昭陽湖
沛縣
分司
沽頭閘
分司
徐州
漕河
魚臺縣
地類十二


泰山
平陰縣
肥城縣
泰安縣
徂徠山
堽城垻
東平州
安山
漕河
戴村垻
汶河
汶上縣
陽谷縣
分司
濟寧州
泗河
天井
分司
永通

泉源以陶泰徂徠諸山爲主以其能出雲爲風雨也若雨澤及時則可以不勞人力各處山河自足以供之而有餘若雨澤愆期則泉水亦各細微雖疏濬百方運河亦未免于涸也然則泉源固以南旺分水爲緊要。而陶泰徂徠諸山又南旺之根本也。

南旺考

南旺古大野旣瀦之地。舊以湖名方。漕河未開。直澤數萡茹之區耳。今自汶至此界。以長堤漕渠貫其中。南北分流。實上流之要會也。守臣請以司泉者兼涖焉可謂知所重矣

南旺總論

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于淮。濟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兖之浮濟。徐與楊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處矣。後世建都不同。輸將之途亦異。惟我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師。控制上游。與堯舜禹所都同在冀州方域之內。故其經理貢賦道路。亦與禹稷大略相同。濟寧之境。南迄于江。中間雖有二

洪五湖之險。河淮湍激之處。然所循者猶淮泗之故道也。至如漳御合流。直趨天津。則與達河以達帝都者。亦殊途而同歸矣。

各處當治河渠總叙

盧溝河 出山北代州泛溢輒壞民田廬宣德弘治間嘗命官修治

滹沱河 出眞定府西山天順弘治間每命官修築

大通河 在京城東自元置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間諸閘多存成化間濬以通漕亦賴以濟

白河 在通州源出湖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至直

沽入海決則修築淺處設舖置夫挑浚

薊州河　薊州軍餉國初海運弘治初發軍夫萬人鑿河四十里以免海險每三年一浚

衛河　元名御河出河南輝縣下臨淸至直沽入海今爲運河

會通河　無源元自安民山開通河北至臨淸引汶絕濟屬于衛賜名會通

沁河　出山西沁源縣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洋山與濟源合流至徐呂二洪景泰間于黑洋山北黃河缺口開河以接舊道

汶河出山東萊蕪縣原山南從濟水西北入海元築壩遏之南流至今合沂泗入淮永樂間復壩于東平州戴村汶盡入漕至分水龍王廟四入南流六分北流南有洸河亦入漕

昭陽湖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

徐州洪在徐州爲運河要害亂石峭利成化間命官鑿石又甃石路置石壩遇損壞修築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有上下二洪亦運河要害成化間甃石堤築石壩復于壩西築堤洪東甃石路遇壞修築

管家湖 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䃮永樂間于湖內築長堤以便運舡隨時修築

寶應諸湖 自寶應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界皆運湖所經湖東堤長三十餘里洪武磚修高家潭等處成化造石堤漸長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石堤遇壞修築

康濟河 高郵湖運河所經舊堤三十餘里舡行湖中被風觸堤往往破壞弘治間于湖東開一河以避險名康濟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又用磚修築東岸

浙西諸水 太湖受六府諸水注江入海每壅塞則長洲吳

江常熟諸縣多被渰沒永樂弘治間每命發民夫導之

汶水考

水經出朱虛縣小泰山今沂山絕頂穆妃陵側有瀑布泉懸百丈㟽而下即汶水也東流循鳳凰嶺折而北經大峴山陰峴水入焉又北逕蔣峪口有水出谷中西來入焉又北逕龜山陰乃折而東逕柴阜又東北逕安丘南阜山又東北逕安丘城西又東北入于濰顏監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出朱虛入濰蔣桑欽所而有異或者有二汶乎余按入濟之汶

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非汶即今大清河入灘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為大述征記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瀛汶柴汶牟汶皆源別流同又在三汶之外

鹿園萬表論

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舍淮無他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併阻議者謂為黃河改流于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

淤是當泛溢于東南之渦河何渦河之水亦微至可

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以至徐沛地勢隆𢬵往年

黄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淤淺

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

再降而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少又降

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黄河之水

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此

徐水之通塞實本黄河之贏縮非關于河之改流也

又曰漕河原不用黄河之水惟用洸汶沂泗諸泉溝

湖之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

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至陽穀入漕河潰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于漕然黃流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舖每年轉運因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

河之害今徐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爲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躭酒者一向沉溺于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則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濟漯辯

孟子云瀹濟漯而注于海葢濟水出于泰嶽諸山至王屋山始大在沇地初名沇水自沇入河至于濟陰之地故名濟水漯即濟水泛溢湍漯無涯因名曰漯非濟自濟而漯自漯也二水至東非與汶合流而入

于海或曰漯水在章丘縣北七里

濟河源流附

今按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

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淸河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淸齊河至歷城會濼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靑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河之故道也所謂小淸河即濼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

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
丘會湑河又會漯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
會孝婦河又東經高宛入博興樂安界合于烏河又
北至馬車瀆入海或云古濼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
爲大清河自僞齊劉豫導之東行始爲小清河云又
按酈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
水多涸竭自今觀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
常乃其本性非眞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
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爲然是故一見爲濟源再見
爲滎水三見爲山東諸泉水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

皆濟水也又何嘗見其枯竭耶

濟源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出沇水所出聯沇聲相近蓋一水也沇水即濟水故禹貢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入于海夫濟之爲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余嘗閱桑欽水經酈道元爲之注凡異常事無不具載而獨于濟水下無所稱乃知世謂靈異者皆譌謬也

渦河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

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此會通之運誠永久而不易者，

若于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糧米者，令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輸于衛輝倉交納，有災折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通達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船行亦

爲疏便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爲事變之備殆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脚價耳。

泇河

泇水有二東泇出沂州西北其山南流至卞莊站國初立站今廢東分一支入芙蓉湖溉田數千頃湖在沂州東南芙蓉山下香粳鍾敵古稱琅琊之稻即此西泇出嶧州東北抱犢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又有紆溝水出浮丘山合于此故名三合南貫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合武河入于泗謂之泇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承縣界

有陂十三所皆貞觀以來修立以溉田者今沂嶧二州仰迦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皆十三陂之遺迹也武河者疑即漢志冠石山之武水水經亦謂之小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土人云浚此渠六十里使武河通沛可避呂梁徐洪之險而徑達新濟矣徐邳人恐從河無業每沮之

膠河

水經云出黔陬膠山今膠州膠西縣西南鐵橛山也北經密州東北鹵山古名五弩山鹵水入焉寰宇記膠水出密諸城縣東[illegible]山或亦曰膠不出鹵山皆非是又北經高密縣東北入都濼

郁瀠者水經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池郎古貕養澤也張奴水出高密東阜下亦注此澤自澤北出注新河（張奴水一名墨水水側有張奴店）由河北入于海其東北入海者膠水之故道差淺而新河為經流新河者至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入萊州之海倉口入

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主開復并于馬家濠鑿山麓通海欲從元人故河引泉瀦水通漕問道但南海由海口至店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佑流沙與沙互壅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湧進渟沙勢俱難取欲由把郎廟地名路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繞避麻灣十三里之沙由鴨綠港迤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即空舟尚不能行海倉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撈二十餘日去沙僅二尺路只二里沙堆積嶄上大潮一至沙壅如故且議築堤約

水障沙不知海口之堤用土則勢不能固用石則費
不可計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至隆慶五年勘測皆
高海面五丈以上接白河流沙役人言地底有泉泉
內有沙工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兩
海之潮又勢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
膠河都泊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
足恃秋漲沙壅輒復爲患徒費挑濬奏開報罷

圖書編 地類

河運海運總叙

自前代建都以來東南以海爲險西北以山爲險邇海肆逆爲難而乘高犯順爲易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左至甘凉六鎭皆守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薊一鎭獨守山內中原內地與虜僅隔一山而山復中缺爲虜所窺安史之盜唐契丹之盜晉金元之盜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天下而以此地屬人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扼强虜而障中原據上游而制六

合孔子復生必從　文皇帝之見矣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　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虜之所忍于華人也奈何華人亦忍于華人哉

海運考

朱淸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爲盜魁出沒險阻至元

二十一年伯顔建議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爲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揚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月餘始出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眞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到九皐島劉公島沙門島於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爲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大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恐懼至元二十七年宋萬戶請長與李福四押運自

楊子江開洋落朝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眞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爲浙江叅政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七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脚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舡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高帥稱便進南番貢亦通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揚材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長樂港出福州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

朝洪武三十年猶放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

至永樂間、會通河成、始不復講、

昔元人海運之有損壞、以其起自太倉加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元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又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即以舟與米行于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于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唐人都秦右據岷京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

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以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佑享其全。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　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　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夫三門之險。天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

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汴入衛
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于海者
彼以夷陋紛擾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也彼又以
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
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用之所不得
望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
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
也至宋時直猶大名則已稍南矣我　朝弘治二年
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何也乃今則直南入
淮而去歲之決閻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臺壁則又

幾正南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决未可量也

一計程限

夫淅直大海橫亘千里兵艘販船晝夜相續朱清張瑄所經略無遺慮矣驚遊而上遠歷成山風濤險惡礁石林立誠可畏也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修而復之以近易遠以夷易險南北商販可使阜通東省本色可使復舊此其利害亦彰彰著也說者謂分水嶺馬壕難于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于墾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捌開一道以

接之、

四海附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爲東海在廣南爲南海人人得而見聞不待證說矣若夫禹跡所及西境流沙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事遠有劾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矣非道聽塗說比于是條支之西有海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英輩親至其地也至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夷即波斯國

人與商人皆嘗往來若北海則又其遠如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即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唐史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骨利幹國在海北岸也然則詩書稱四海者實環夷夏而四之矣若西北二虜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類海居延海此類雖與海並稱實衆水鍾爲大澤故以海爲名耳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羌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直居延爲海矣

渤海辨

海岱山惟青州所爲東北跨海西南距岱跨小海也本

石渤海、亦謂之渤澥海別支名也葢大行恒嶽、大儌之山循塞東入朝鮮今高麗海限塞山有此一曲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謂渤海之尸闊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漢王横乃謂九河之地淪爲小海然則唐虞之時、青州跨海者跨何海耶又爲小海所淪青兗北境悉非全壤豈二州北境有荒漠棄地爲海所漸、而歷代信史不之書耶、葢因委九河于海中、指碣石在海外、遂有此論古兗之地自濟南以西北、包濵棣滄瀛帶雄鄚𫎇深冀南逮曹濮東括魯鄆、四至亦不狹矣、在春秋戰國、其地瓜分從後世

小之未詳考也今齊境東南則日照即墨膠州正東則寧海登州皆𡾟大海東北則萊濰昌邑正北則博興壽光西北則濵棣二州皆𡾟渤海云

海防

廣東事宜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爲嶺東之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扼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

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平海甲子門皆瞬息生變潮惠守備劄于衛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柘林爲尤要也柘林乃南澳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游番舶自福取廣悉由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澳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澳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覘我無備批吭搗虛不亦危乎無柘林是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愼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爲聲援不得規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塵霾尤宜

加意其外石碕海甲子門海澳雖視柘林稍次而册
師防禦又可少懈乎

中路

嶺南濱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廉而廣州中
處故于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
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
常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
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
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
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尤甚或泊

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尤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泊此矣其勢必立厓門寨門海萬戶山網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爲尤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

不得接濟，則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況會城乎。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峒二所各置戰艦，愼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應援連哨，其中路今日之急務乎。

西路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于東路，亦莫便于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羅、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故高州東連肇東，南憑溟渤，神

電所轄一帶海澳若連灣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爲本府之南翰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州潿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者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輕海北扼塞故兵符特御于靈山達堡增屯于衛北海寇峒猺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黎據備倭之制若白沙石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島飄風突來近雖注忝將于厓州責有攸寄而守禦營戍舊額歲久衰弛

凡此皆西路今日所守又須經畫者也

一南越當閩廣交界之處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國初起發居民遺業之地也四面蔽風大潭居中可以聚舟其大覗金堂二倍五六年來因浙直攻捕之嚴倭船無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廣東捕急則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鋪板而陳所置甚爲清推刀鎗之類悉在舟中若能密令人于海濱沉滅其舟則岸上之倭生擒也何有

二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粤趨閩而入于海南澚云蓋特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徙突㨗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趨于外浯嶼乃五澚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紗料羅烏紗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澚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于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

兵若先會兵守此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越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山壁潛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風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

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能久延濟以物貨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爲第一義况一海嘴忌相連閩賊亦漸直賊也

都司戴冲霄云福建五澚水寨乃江夏侯所設俱在海外今遷三寨于海邊日峿嶼烽火門南日是巳其舊寨一一可考孤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劫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之設無益也故後人建議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信國公不設險于下八山等處而設于舟山之沈家門可見江夏侯之至見不迨信國遠矣

又云閩中事體與浙直不同惟在撫之得宜而巳蓋寸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與浙直則海濱之民有魚鹽之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即爲肅淸若福建漳泉等

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急惠潮商船不通米價即貴民何以存活乎愚聞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脚價銀不過叁分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又賤蓋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强梁狡猾之徒貸貲通番愈遏愈熾莫若因其勢而利道之督府海道衙門令漳泉巨室有船隻者官爲編號富者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南則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裝載貨物納稅司賣督之以將官限之以信地交相報驗其回也南則許販惠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溫

台之業。但不許至外國及載番貨。

福寧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左爲毆括海居東面右爲福建居南面福寧尤常東南北三面之衝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是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左中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守之秦嶼羅浮官井洋皆屬焉正統間焦弘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

福洋五寨會哨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

無不備矣由此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于此

海上有三山彭湖其一也山界海洋之外突兀迂迴實與南澳海壇並峙為三島夷所必窺也往林鳳何遷輝跳梁海上潛伏于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為水國焉今南澳有重帥每壇有遊兵獨委此海賊豈計之得乎惟就浯銅兩部各量損其艦十之三調其兵十之四慎脩材官部署其衆往守之又就漁人中

擇其黠而力者署數人爲長以助我兵聲援遇有俘獲賞倍內地其遇寇而不助聲援及觀望助寇者罰亦倍之則漁人皆兵矣三山之犄角既成五寨之門戶不益固哉。

浙江事宜

一國初定海之外秀岱山蘭劒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連倭夷歲歲連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始遣其民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淸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種以給募租乃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

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
都御史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
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
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于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
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一失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
樹蘭秀劒山雙嶼雙塘六横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
也灘山滸山羊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霍山徐公
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
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

道也海防莫急于舟師四叅六總分哨守各洋港其南哨也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等山交于閩海而止其北哨也至羊山馬蹟灘許衢等山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䑸之處交相會哨是故今日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大衢爲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

直隸事宜

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

者得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
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壖分有信地覷吳淞所
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
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
鎮之自吳淞而北為劉家河為七了港又東為崇明
縣七了而西為白茆港為福山又折而西北為楊舍
為江陰為靖江又西為孟河為圌山此皆舟師可居
利于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即統以指揮
而又以圌山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于江北吳
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于洋山常鎮參將統

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于揚舍所備水戰者亦既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日吳淞所而南爲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而南爲南滙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滙而西爲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爲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爲金山衛西連柘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所巢窟添設遊擊將軍一員統領馬部遊兵往來遊徼則非可以護松江

而西可以援乍浦。

江北

都御史唐順之云廟灣勦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寶應掩船過埧水路自清溝喻口既攻則兵勢既迅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此兵勢既迂而饋餉亦難。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鹿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上等處則又自浙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暇泛及茲以海道之

要害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南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朐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嬰游山背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與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盜停船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横沙門鼉磯

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居以爲登州北門之護過此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之戍卒也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爲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見水寨于島嶼良有以也。